

六安记忆体现在我们这座城市的巨大肌体里，包括一代代人创造的物质和非物质遗产，如建筑、街区、遗址、老字号、名人故居等，这些都是城市记忆的物质载体；而非物质的遗产则包括方言俚语、美食地名、风情民俗等，它们纵向记忆着城市的史脉与传衍，横向展示着它深厚的文化积淀，并在纵横之间交织出我们这座城市独有的个性和特色。

编者按

传承历史文脉、提升城市品质、留住城市记忆。自七月起，由六安市文化馆牵头发起关于“六安记忆”的专题征文活动，一时间，参与者众。从上期“情感篇”推出之后，反响热烈，今天继续推出我心目中的六安记忆之“人文篇”，以续读者！

我心目中的六安记忆

人文篇

六安龙津渡

程念祥

六安古有“金六安”之说，“金安”两字即源于此。六安处于淠河茶麻古道的中枢地位，自古以来茶麻交易给六安带来了许多的繁荣。特别是清代中后期，江南徽商和江淮生意人，多往六安这个地方跑，为的就是六安的真金白银好赚。

六安州城不大，鼓楼街、东大街、西大街、北大街都是城里的繁华地段。其实，真正给六安带来繁华的是在北关。《六安州志》关于北关有一段重点描述，“北门外关厢约两里许，陆通濠梁，上达京师山陕各省。水通正阳关入淮，凡豫省货、两淮引盐皆由水路溯淠而至龙津渡即于北关登陆。豫章、东粤客由陆而至北关，即于龙津渡卸载，顺流以往正阳。故北关尤为要途。”就是说，北门既有陆路通府城、京城以至山、陕等北方各省，又有淠河下通正阳关入淮，水陆两路使北关成为六安水陆运输的要途。水陆两通，皆因龙津渡的存在。看东门外关厢与省郡交会，也是行旅往来货物流通；南门外关厢直通英、霍二县，西门外关厢则是贯通西山诸乡镇的大路。这几处都比不了北关的重要。

州志里所言“龙津渡”，就在北门外上拐头西街的附近。所谓“北门外关厢约二里许”，是指北门外“下洼子”北大街。出六安州北门向下不远有六安“九拐”第一拐“上拐头”，过上拐头往下走就是“下洼子”北大街，右行是“东街”，左行是“西街”。西街从上拐头下来直插淠河沙滩，形成龙津渡渡渡口。渡渡口往下不远，就是传说中的下龙爪龙盘石。传说古时候有皇帝经过这里，所以这附近渡渡就叫龙津渡，范围在今天的文化墙到下龙爪龙盘石一带。

水运交通时代，六安城区淠河沿岸上自三里往下至下龙爪，有四五里长的滩岸，重要的滩渡口也有好几处。平时停泊和来来往往的各种舟、排，就是旧时金六安的繁荣景象。汛期丰水季节，淠河水阔流急，河面上不说是千帆云集，也是帆樯如林。龙津渡所在附近水深滩阔，宜于舟船泊集和货物装卸，是六安盐粮茶麻等重要货物的集散渡口，也是淮西转输四方货物的重要中转站和贸易中心。龙津渡是一个滩渡，但附近下龙爪水深，可泊靠大船重船。这样的水面特点便于舟船调度和货物装卸，以至于龙津渡南来北往的各种货物运输量大，常年舟楫繁忙。

北门外关厢的繁荣，就在于龙津渡的繁忙。西街口下首的盐色箕口过去是六安的盐运滩岸，属于龙津渡的固定盐运码头。古代食盐运销实行的是专商引岸制度，谓之引盐管理，就是“销盐有岸，行盐有引”。古六安州所辖英山、霍山、六安三县地域广大，龙津渡就是两淮引盐的一个重要口岸。这里运销盐船常年不断，舟来车往，带来了龙津渡一带的热闹繁华。除引盐外，龙津渡吞吐量最大的就是粮食。新编《六安县志》载，清末民初在东、西街经营的萧隆盛、萧祥盛兄弟俩的粮行，每家一天的吞吐量都在1-2万斤上下。仅盐粮两项可见龙津渡在六安水运商贸上的重要位置。



龙津渡因此要比六安其他的滩渡口更繁忙一些。来往的船工和随船客商，众多的挑夫、搬运工和商贩，还有常年不断放排下来的排工，从这里登岸进城上街，来来往往上下下下，就形成了从滩渡口到上拐头这一带人流的往来聚集。曾经，上拐头这一带有大小几十家店铺，生意兴隆，经营广泛，有饭店、茶馆、澡堂子，西街里还有一家戏院子。这样的环境可以让停泊在龙津渡一带的舟、排上的船工、客商不必进城，就近登岸就可以休息或消费、消闲。盖因此如此，龙津渡也就成了上拐头和北门外关厢大街人气聚集、繁华热闹的头。

位于西街口到盐色箕口之间的沿河街，是龙津渡的核心街区。沿河街长不足百米，一般六安人平时去的并不多。过去这里经营有多家货栈、货行，专门从事各种货物的购销贸易，是六安城里重要的货物批发市场。在龙津渡一带上岸的京广百货和本地各种山货土产茶麻柴炭等，大都被这些货栈、货行收购，再行转运到沿淠两岸或转批给城区商户。

龙津渡名称的确定，源于龙盘石及其地貌的传说。龙盘石原称龙潭石，传说康熙皇帝南巡途经六安由此处登舟入淮，曾盘坐龙潭石上休息，后来老百姓就称龙潭石为“龙盘石”，此渡口则称之为龙津渡。乾隆下江南闻之御书“龙盘石”三字命人刻于赤石上。龙盘石地势高低跌宕，临河石壁陡峭，瘦峭嶙峋的赤石像“龙爪”伸于淠河中，而其上游原有“龙爪石”，六安人于是分别称此两处为上龙爪、下龙爪。

清同治《六安州志》记龙津渡口有上下两处，不过州志只说“上龙津在通济门外，俗称大埠口”，没有明确上龙津在通济门外哪里。出通济门是西门外关厢大街，也是街长二里许，直行到底就到了河沿。左转为横街，直行则是一个有二十多级、宽有四五米左右的青条石台阶直下沙滩。二十多级石阶算是比较规范的码头，老淠河改造前这里还有遗迹遗留。过去我们下河挑水，这里是一个很大的坎。要说“上龙津在通济门外”，就是这里了，不过人们惯称这里为水埠口，不叫大埠口。

此处滩阔水浅，丰水季节大船可在此方便停靠登岸上岸，枯水时船离岸就比较远了，隔一片很宽的沙滩，还要上台阶，大船货物在此装卸很不方便，倒是行旅客商在这里上下船的多。或有人称此处为大埠口，但一直人称水埠口。这里距传说中皇帝登舟之处的龙津渡已经很远了，应该不在龙盘石、龙津渡的概念范围了。说这里是上龙津渡，有点不合理。如果一定要说有上龙津，那么可能指的是便门滩渡口。按同治《六安州志》所说，当时六安州滩岸设有上中下三个滩渡口。从上游到下游，应该是西门外水埠口、便门滩渡口和下龙爪的龙津渡口。便门滩位置在上龙爪下游，离龙津渡不远，沾一点光称为上龙津也未尝不可。

不过“龙津渡”之称只是见于州志和一些文人雅士的文字中，事实上六安人从未有人口称“龙津渡”的。对这一段滩岸、滩渡，六安人惯称上龙爪、下龙爪，“龙津渡”这里一直是被六安人称为下龙爪的。

到了上一世纪六七十年代，道路交通快速发展，导致水运渐渐萎缩。七十年代初，淠河上的大船，全部被移搬到了淠河总干渠也就是新淠河。六安人的母亲河老淠河的水运功能从此彻底结束，龙津渡也就慢慢地安静下来了。再后来城市改造和老淠河修整，上拐头、东、西街和北门外关厢大街都随之消失，“龙津渡”也永远消失了！

好在“龙盘石”在，“龙津渡”尚能与之相伴于历史和传说之中。六安人循此或许还能追寻到金六安以及北关历史繁荣的背影！

在时代巨轮的滚滚前行中，出行方式的变革日新月异。如今，高铁如银色蛟龙穿梭于城市之间，极大地压缩了时空距离。然而，对我而言，记忆深处那座四十多年前的六安长途汽车站，始终散发着独有的光芒，承载着满满的六安记忆，更凝聚着我对六安这座城市的热爱与眷恋。

回溯往昔，彼时六安尚无高铁站，六安长途汽车站宛如连接外界的生命动脉。它不仅是交通枢纽，更是六安这座城市与外界沟通的情感纽带。无论是怀揣求知梦想奔赴远方的莘莘学子，还是为生活拼搏闯荡的游子，亦或是探亲访友的归人，这里都是他们旅程的起点与终点。它见证了无数次的离别与重逢，承载着六安人的梦想与期盼，也深深扎根在每一个六安人的心中。

六安长途汽车站

赵奇



初次邂逅六安长途汽车站，那质朴而厚重的建筑轮廓，瞬间烙印在心底。“六安长途汽车站”几个大字，雄浑有力，似在诉说着这座城市的故事；下方“冯学智题”的小字，宛如岁月的印章，为车站增添了一抹别样的文化色彩。每次目光触及，内心便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亲切感，仿佛能听见它在轻声诉说着过去的时光，以及这座城市的深厚底蕴。

步入站内，嘈杂的人声交织成一首独特的生活乐章。候车大厅里，人群熙攘。青春洋溢的年轻人背着行囊，眼中闪烁着对未知的憧憬，他们带着六安的希望勇敢奔赴远方；拖家带口的人们，虽面带倦容，却难掩团聚的期待，他们的行囊里装满了对家乡六安的思念；操着各地口音的旅客，形色匆匆，大包小包里装满了生活的琐碎，而六安这座城市以它宽广的胸怀接纳着每一个人。售票窗口前，队伍蜿蜒如龙，人们翘首以盼，工作人员则在窗口后忙碌不停，耐心解答着旅客们的疑问。大厅的广播声，在喧闹中宛如灯塔，为人们指引着方向，也仿佛是六安这座城市对游子的声声呼唤。

站内，车辆往来穿梭，发动机的轰鸣奏响出行的序曲。客车身整洁如新，线路标识醒目清晰。每一辆车都是即将出征的勇士，蓄势待发。我也曾无数次，怀揣着希望与梦想，从这里启程。出发的时刻，内心满是对未来的向往与不安。我总会提前抵达车站，背着简单的行囊，在人群中静静等待。看着周围同样心怀憧憬的人们，远方的画卷在脑海中徐徐展开。当检票的广播响起，我随着人流涌向检票口，踏上客车的瞬间，如同开启了通往未来的大门。靠窗而坐，望着车窗外渐渐远去，望着六安的土地在视野中逐渐缩小，心中虽有对未知的期待，但对这座城市的眷恋也愈发浓烈。我知道，无论走多远，六安都是我的根，是我永远的牵挂。

在异乡漂泊的日子里，六安长途汽车站成为我心灵的慰藉。归期临近时，那份喜悦如同春潮涌动。终于，归乡的日子来临，长途客车缓缓驶入车站，熟悉的建筑映入眼帘，熟悉的六安气息扑面而来。出站时，亲人的笑脸如温暖的阳光，驱散了旅途的疲惫，满满的爱与温暖将我包围。那一刻，我深深感受到，六安不仅仅是一座城市，更是我灵魂的归宿，是我永远热爱的家园。

如今，定居外地多年，每次回家都选择乘坐高铁，在六安站便捷抵达。高铁的飞速发展，让城市的距离不再遥远，但六安长途汽车站承载的记忆，却愈发珍贵。路过旧址，即便它可能面目全非，那份情感却愈发浓烈。因为它不仅仅是一座建筑，更是我与六安这座城市情感连接的象征，是我对六安热爱与眷恋的寄托。

六安长途汽车站，你是六安记忆的核心坐标，是岁月长河中闪耀的明珠。时代变迁，你虽已不再是往昔模样，但在我心中，你永远还是青春的见证者、梦想的启航点、温暖的归巢港湾。这份对六安的热爱与眷恋，这份珍贵的记忆，将伴随我一生，永不褪色。

十岁那年，我腰部起了带状疱疹，民间叫“蛇蛋疮”，从肚脐开始绕了半个腰，奇痒，疼痛，父亲打听到六安河西有个郑二先生，专治疮疹疑难杂症，于是就骑车带我去慕名求诊，那是我第一次上城。过五里墩大桥时，父亲将车停下，让我看看这条河流，河水从南向北，在前方拐个弯向东流，河东岸停泊着许多“乌篷船”，船首尾相连，大人小孩在船上行走如在陆地上。有货船鸣笛从河心驶过，河水漫过船舷，停泊的船只都晃荡起来，站在桥上也能听到水打船舷的“哗哗”声。

父亲说，他刚上班时，就在这开轮船，平常轮船停靠在前面码头。这条河也叫淠河总干渠，是我爷爷那一辈一锹一锹挖出来的。这是我第一次走近一条大河，河上有桥，桥附近有码头，码头有船，船上有烟火。过了桥，就进了城。

父亲骑车带我穿过县城，来到老淠河边，在一个叫下龙爪的码头停了下来。老淠河也叫大沙河，河沙蕴藏丰富，淠河干渠修好后，老淠河航运改了道，没有了过往的商贸云集、船桨灯影，但多了几分从容和恬淡，新老淠河就像一双手将这个县城轻轻捧住。老淠河东岸是许多人家，掩映在一簇簇绿树红花中。码头很热闹，也很嘈杂，有人在等着过河。河面宽阔，碧波荡漾，水鸟翻飞，有妇女在河边捶衣洗菜，也有人拿着竹竿打捞河面漂浮的菜叶，我问父亲，他们捞菜叶干吗？父亲说，家里小孩多，生活困难吧。

不一会，一条渡船“啾啾”摆了过来，父亲说，上船吧，过了河就到了。父亲扛着车，踏上跳板，我跟在身后，小心翼翼上了船，满

了河径直游向对岸，然后又奋力游了回来，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。1986年，齿轮厂吊桥建成，这是安徽省第一座悬索人行桥。我刚参加工作那几年，没事就到吊桥上“晃荡”。四十多年过去了，河水汤汤如斯，一座座现代化桥梁横跨在新淠河上，成为六安水城的一个重要景观，而齿轮厂吊桥历经四十年风雨不变，倔强地守候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，承载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沧桑。

父亲在我高中毕业后调离了原单位，中专毕业后又回到这个城市。没有当上海军不要紧，重要的是我跳出了“农门”。1990年，在下龙爪一个同学家里，我认识了妻子，1993年企业改制，我一边在单位留守，一边又在外打工和代课，手忙脚乱了好多年。十多年后，在下龙爪附近买了房，生活渐渐稳定和明朗起来，但岁月不饶人，蓦然回首，青丝变白发，老之将至兮！

我住在东东街，附近有鼓楼街、淮王街、文庙街、盐店巷、棚场街等，还有六安九拐十八巷旧址，商业气氛浓郁。淮王英布墓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，墓地不大，据说当年硬是从房产开发商手里抢下来的。文庙街区内现存元大德四年(1300年)始建的文庙古建筑群(现址文庙街6号)，2024年入选安徽省“皖美消费新场景”百佳特色场景。2023年，又成功打造出文庙锦城里，集文化旅游、购物休闲、餐饮娱乐于一体，成为六安城市文化又一张新名片。

城北小学和幼儿园就在楼下，妻子说以后接送孙子方便。城北小学南大门对面四五年前有段废颓的古城墙，古城墙下是护城河遗迹，我没事就在古城墙下走走，追忆往事，

一条河一座城

赵廷文

满一船人，父亲将自行车放下，我们双手扶着，船调转了方向，缓缓向对岸划去，船桨划开水面，在船尾形成层层涟漪。父亲说，对岸有个岛，叫桃花坞，春天来了满是桃花，岛上有个学校叫六安师专，将来争取到那读书。

终于见到郑二先生，郑二先生是个中年人，他看了我腰部的症状，随即配了药，叫我父亲去买用新鲜豆腐上，再用洗干净的青菜叶子敷上，然后用纱布缠在腰间，三天换一次。半个月后果然痊愈。

读初三时，父亲调回县水利局开游轮，重操旧业，我跟随父亲转学到城里。船依旧停泊在原处，和那些“乌篷船”挤在一起。有时晚上我就睡在游轮上，渐渐地习惯了城里的烟火气，习惯了河边焦煤的味道，喜欢月色映照的河面，喜欢梦里拍岸的波涛，喜欢大雾弥漫中桅杆的灯光，还有雪后初晴河面清冽的空气。“乌篷船”船民大多是北方人，他们生活的地方叫船厂，船厂是老六安人口最稠密也是最复杂的地方，盛夏的傍晚，我和船厂的孩子在码头游泳，河对面就是宁平厂。早晚时分，厂里大喇叭准时播放歌曲，我最喜欢听的是《军港之夜》，苏小明歌声浑厚，有穿透力，仿佛妈妈在呼唤，我那时一度梦想当一名海军，驾着父亲的轮船，从这条大河驶向深蓝大海。

高中时有位孙同学家住桃花坞，那年约了几个同学去他家摘桃子，果然桃花坞名不虚传，岛上一家一户，单门独院，房前屋后桃满枝头。孙同学说，明年春天再来看桃花吧。十年后，我携新婚妻子游览桃花岛，不同的是，桃树不再是庄前屋后、三五成簇，而是成片成林栽植，正值四月，桃花灼灼，晴霞满天，我给妻子在桃花丛中拍了个照，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，桃花坞上桃花稀，桃花坞也叫月亮岛了。每每翻到那张旧照，我就会想起唐人崔护诗《题都城南庄》，只是人面依然，桃花难觅了。

高二时和几个同学去齿轮厂玩，摆渡回来，意犹未尽，有人提议下河游个来回，于是我们脱了衣服穿着裤衩扑进河里。正值初夏，上游水库放水，河水表面平缓，水下暗流涌动，我们大多来自农村，自小学会游泳，

凭古道今，修建文庙锦城里时古城墙拆除了，我伤感了好一阵子。往河边走有一堵百米文化墙，墙上刻有六安历史人物和“桃坞晴霞”等古八景，叙述着六安千年风云。历史，就是这样在存亡更迭、不断交替、循环往复中走向未来的。

我现居住的地方，正是四十年前父亲带我渡河看医的下龙爪，传说这里有巨石形似龙爪，当年乾隆在此歇脚，龙头在四十里开外的“龙穴山”，此处有巨石，上刻“龙盘石”。下龙爪上游处，县志载有小赤壁，“下临大河，距岸千尺，凿小赤壁字，时多乘流泛舟题诗壁上”，即六安古八景之一“赤壁渔歌”。

如今的老淠河，河水丰盈，两岸车水马龙，游人如织，一步一景，美不胜收，赤壁桥、文露桥、文华桥、新安桥、寿春桥，在不到十公里的范围内，如长虹横卧，极大方便了居民上班出行和城乡贸易，桥梁与淠河风光融合，成为热门打卡地。游客可欣赏两岸自然景观，同时五座桥梁作为现代工程奇观各有特色，吸引了众多摄影爱好者，周边已形成旅游动线，如淠河湿地小环线，进一步带动六安文旅产业的发展。“秋风吹淠水，落叶满皋城”，秋色尽染的老淠河两岸，以及在南北双塔映照下的六安古城，时时以一种别样景色呈现在世人面前。

八年前，我开始晨跑，清早五点半起床，半小时后从下龙爪跑上岛，跑二休一，每次差不多十公里，一年四季，坚持不渝，有时沿着老淠河两岸，经文华桥、新安桥、寿春桥或赤壁桥，边跑边领略两岸秀丽景色。我参加了历次六马赛事，从最初十公里，到半马到全马，在一次挑战中超越自我。在奔跑中感受到生命的张力和热度，也体验到即将退休后的那份淡泊与安逸，同时为活在当下华夏盛世而深感庆幸和自豪。这样一座城，一条河流，它所体现的温度与活力，正是我们伟大祖国繁荣昌盛，百姓安居乐业，人民热爱和向往美好生活的一个缩影。

一条河，拥有一座城。这条河，像彩带，轻轻维系着这座城，更像一双手，轻轻捧起一颗明珠，捧起一座城市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